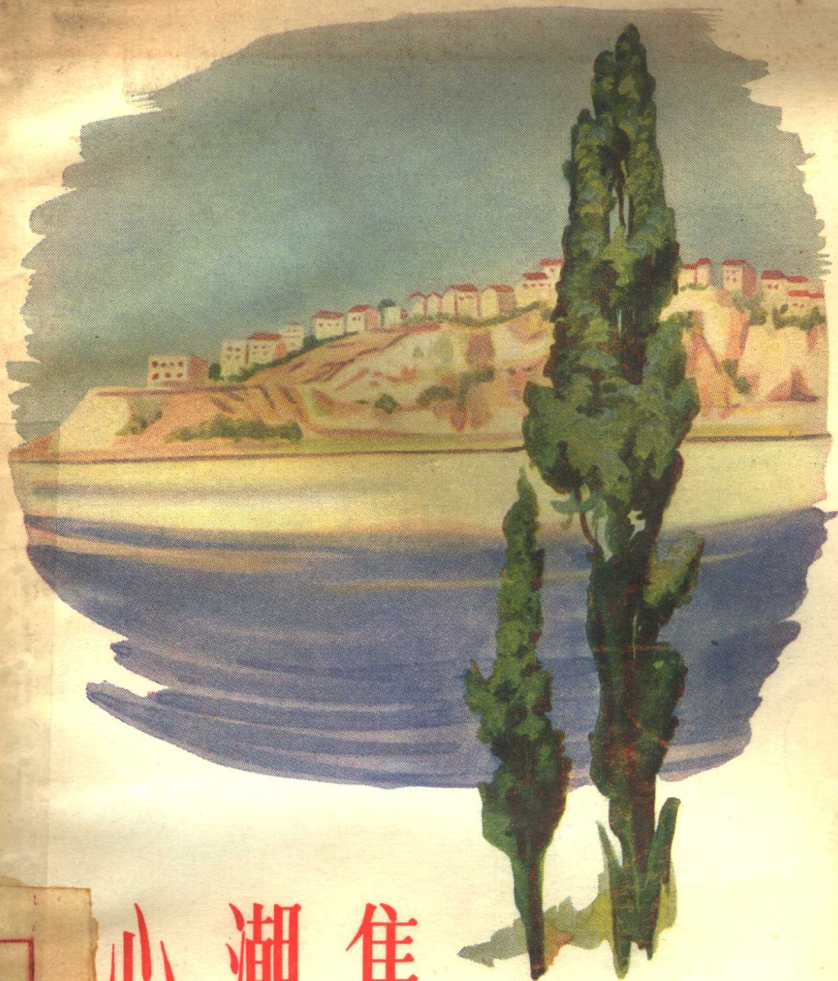


心
潮
集

吳
強
著



心潮集

吳 強 著

學
出
版
社

心 潮 集

吳 强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封面設計：何和一

心 潮 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上海紹興路74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 10038 字数 80,000 开本 787×1003 毫米 1/32 印张 5

1965 年 12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12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1000 册 定价(3) 0.39 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几年来写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等的結集。按內容分为三輯：第一輯是作者訪問阿尔巴尼亚的散記，作品以滿腔热情歌頌了中、阿两国人民之間的战斗友誼；第二輯是报告特写，都是写工农业題材的，作品頌扬了陈永康等先进人物的动人事迹，描写了江心洲人民公社一九六三年夏季丰收的景象，以及干部、群众的劳动热情，歌頌了党的领导和三面紅旗的伟大胜利；第三輯是作者对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的回忆，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战斗场面，以及我軍指战員不怕牺牲、英勇頑强的革命精神。

作品抒发了作者对革命事业的激情，文字朴素，感情真摯。

潮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統一書號: 10019·10038

定 价: 0.39 元

目 次

春雨之夜	1
訪古城堡	8
阿尔巴尼亚抒情	12
科尔察三天	17
遙远的祝賀	33

陈永康在常熟	40
訪董家媽媽	56
江心洲夏景	70
开学	86

首战	103
----	-----

——紀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大捷迎春	131
------	-----

——紀念淮海战役十周年

渡江第一船	138
-------	-----

——紀念渡江战役十周年

春 雨 之 夜

屹立在亚德里亚海海边的阿尔巴尼亚，全境是連綿不断的起起伏伏的山，素有山鷹之国的称号。五月，正是这山鷹之国鳥語花香的春天。

由詩人巴努西同志陪同，我在五月十三日中午，到达著名的风景区波格拉迪茨。波格拉迪茨市区，紧靠着奥里特湖，我們住的旅社，就在湖边上。奥里特湖是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两个国家的一处分界綫，双方各占一半。波格拉迪茨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植物园里的紅玫瑰又正在盛开，櫻桃也到了紅熟的时候，我很想在这里尽兴地游览一番。不料，下午，天色忽地变了，接着就下起雨来，并且叫人有春寒的感觉。

晚上，雨越下越有劲，游览的計劃打破了，也不便出去进行訪問。照預定的日程，明天上午，就得到另一个城市科尔察去。在这么一个好地方，只是在旅社里吃几餐飯，过上一宿，看一下雾雾蒙蒙的湖山烟雨，我心里不免有些惋惜。

阿尔巴尼亚人有在下午和傍晚散步的习惯，因

为雨下得大，好些喜爱散步的人，都到旅社的餐厅里来喝咖啡、啤酒，談天，听广播；其中有的是边防軍的軍官和士兵。我在中国人民解放軍里工作过，对軍队和打仗的事有兴趣，又想到阿尔巴尼亚人民軍是十分坚强勇敢的有着光輝斗争历史的軍队，波格拉迪茨是阿尔巴尼亚的边区，在和意大利、德国法西斯战斗的时候，定有不少动人的故事。这时候，便生起一个念头，想知道一些阿尔巴尼亚人民軍的斗争故事。

巴努西同志不曾当过人民軍，不曾打过仗，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但是，他告訴我說，靠近旅社有个老战斗英雄，复員在家，这个战斗英雄身經百战，身上有好多动人的故事。

“要不是落雨，可以去訪問他。”他說。

正在这个当儿，一个青年人披着雨衣闖进来。他见了巴努西就拉手打招呼。經過介紹，我知道他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的編輯，叫尼科·尼科拉。尼科拉在我們桌子旁坐下来不久，一听巴努西同志說起我的愿望，便马上冒着雨奔了出去。不到二十分钟， he 就把剛才談到的那位老英雄找来了。

老英雄来了，我怎不分外高兴。但是要他这位长者冒着雨到我的住处来，我又觉得很过意不去。我一边同他紧紧地握着手，一边連連向他致歉。

他只是摆着手，對我說：

“你是中国同志，能从那么遙远的地方到我們阿尔巴尼亚来，到我的家门口来，我就不能冒这点雨来看看你，跟你談談？下雨，算得什么？为的来看看中国同志，下釘子，我也要来呀！”

尼科拉同志向我介紹說，老英雄的姓名叫齐科·卡里瓦奇，霍查同志在一个星期以前，还到过卡里瓦奇同志家里，对卡里瓦奇同志非常关心。为的让我和卡里瓦奇同志好好地談談，尼科拉和巴努西就到別处去了，我也就和卡里瓦奇随意地談了起来。

談了好一陣，他却一直謙遜地說他並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好說。他說，那时候只有八九十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所以能够打敗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强盜軍隊，全靠党的領導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他在最初参加游击队的时候，是一个普通的庄稼人，后来，跟大家一起，打过一些仗，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听說你在战斗中負过伤？”我問他。

他豎起两个指头，然后指指腰眼，說曾經負过两次伤。

“听說你当过营长。”我說。

“是的。”他笑着說。

见我連連地对他发出問題，他的談兴浓了，于是

便滔滔地說起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来。他以他的真情实感坦率地告訴我說，他原是为的自卫、复仇，从意大利侵略軍那里，偷了一挺机关枪，藏在家里。那时候，他只有一个想头，就是：要是他們想害他，他就用这挺机关枪对付他們，他們要想打死他一个，打死他一家，他就去打死他們十个、一百个！

“想到組織游击队、人民軍跟敌人战斗的是党和霍查同志他們。”他竖起他的粗壮的大拇指，接着握起拳头，狠狠地抖了几抖，大声地說。

“你后来怎么参加游击队的呢？”我問他。

他說他看到游击队到了波格拉迪茨附近的山里，跟意大利侵略軍打仗，打死了好多意大利官兵，激发了他的战斗情緒。他听說游击队武器不够，只有一挺机关枪。打仗的时候，只好常常用瓶子装上炸药，向敌人投擲。“我的一挺机关枪为什么还埋在地窖子里头呢？为什么不拿出来用它打击外国强盜呢？”他說，他于是出乎一片爱国心，便在一九四二年的一个夜里，拿起那挺机关枪，投奔游击队去了。

他又把他的闊大的手掌放在胸口，說：

“那时候，我也只晓得自己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不能让意大利人在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宰阿尔巴尼亚的牛羊吃，糟蹋阿尔巴尼亚的姑娘，杀阿尔巴尼亚人，烧阿尔巴尼亚人的房子。”

“作为阿尔巴尼亚人，就应当起来战斗！”

“……应当把外国强盗赶走，消灭！”

显然，他激动起来，他的眼里閃爍着光輝。

我用贊佩的口气对他說：

“你的精神很好，还是不减当年！”

他用手指比划着說，他今年不过是五十九岁的人，一旦党和国家需要，他就再拿起枪来，走上战场。

由于負过伤和长期过着艰苦的战斗生活，这位五十九岁的人，肌肤已經有了許多折皺，眼睛也有点下陷，头发也花白了，显得有些蒼老。可是，談了两个钟头的話，他竟沒有一点倦容，一边談着，一边笑着，同时还常常揮动着两只大手，增强着他的語言力量。在后来，他談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鉄托集团常常在阿尔巴尼亚边境进行挑衅活动的时候，便举起他那頎长的臂膀，憤憤地說：“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走狗！最坏最坏！”在我的印象里，他哪里是五十九岁的人？他还是一个手里拿着枪正在战斗着的无畏的战士，还是一个全身充滿青春活力的人。

雨还在紛紛地落着，他的話也在滔滔不断，我越听越有兴味，我很想一直地听下去，但又恐怕太劳累了他，便提議請他回去休息。他却連連地摆着手，說难得遇见一位远道来的中国同志，很想談个暢快。

对他的这股健旺的精神和对中国同志的感情，我贊叹地又是无限感激地笑着，用我的两只手使劲地紧紧抱着他的大手。

巴努西同志和尼科拉他們回来了，他們也都劝他回去休息，他才再一次地紧握了我的手，和我贴了两次脸，走出旅社餐厅的大门。

尼科拉同志告訴我，卡里瓦奇同志是一九四九年入党的、有了十二年党龄的党员。一位领导同志曾經提議过，把卡里瓦奇的事迹編成一部电影，他的話音一落，我就大声地說：“我預祝这部作品創作成功，并且盼望能够看到这部影片。”

回到房間里，我一下子睡不着。雨还在落着，奥里特湖的涛声，湖滨白杨树在风雨里摆动的萧萧声，清晰地传送到我的耳朵里来，使我不禁生起了这样一种想象：这声音正象是当年阿尔巴尼亚万千个紅色游击队员，正在汹涌奔腾地朝着敌人举行着一次胜利进军。我还仿佛看到，那时候只是三十多岁的身材魁梧英气勃勃的卡里瓦奇，正背着他帶到游击队里去的那挺机关枪，昂着头，挺起胸膛，疾步如飞地走在先头部队的行列里。

我睡到床上，又爬起身来，扭亮了台灯。

我打开我的筆記本子，一口气写了一整页我和卡里瓦奇同志談話的情况，最末几句，我这样写道：

“真是山鷹一样的英雄战士！英雄的山鷹之国！英雄的阿尔巴尼亚！”

夜深了。

几个小时以前，我曾有一点春寒的感觉，这时

候，湖滨的白杨树还在萧萧作响，雨还在下，我却又觉得象是沐浴在春阳的光辉里似的，温暖得很。

一九六一年九月

訪古城堡

今年五月里，我在阿尔巴尼亚訪問期間，看到好几个构筑在高山頂上的古城堡。这些古城堡，有的是千年以前的建筑物，有的是远在紀元前二百年建筑的。阿尔巴尼亚人是伊里尔族，在很久很久以前，伊里尔族就在如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阿尔巴尼亚的国土上生活了。有着这样悠久历史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历代祖先，給阿尔巴尼亚人留传下来許多宝贵的文物遗产，如石器、銅器、鉄器、壁画、雕塑等等，古城堡建筑是其中的一种。

我看到的是北部斯庫台的、中部贝拉特的和首都地拉那北面克魯亚的三处。这三处古城堡建筑都是砖石結構，式样也有它們的共同点：有环繞在山崖上的城墙，城门是圓拱形的，跟中国的古城门相仿佛；城堡的最高处是一个結集队伍和士兵操练的坪子。但它們又各有各的特色。斯庫台古城堡是这三个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山頂是一个宽大的草坪，大約有一公頃地那样方圓大小，草坪一边还有一座很大的可以容納千人的天主教堂，山頂上有一个至今

还有水的水井，另外还有一条通到山底河边的弯弯曲曲的取水暗道。这个城堡已经历过当年和后来多次的战争，经历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袭、剥蚀了，却还是相当完整。城门口的大铁门还不曾完全毁坏，长约二十米的圆拱形城门甬道，也还不曾倒塌，只是因为阴暗不见阳光的原故，不时地有水点子滴落下来。甬道两边的墙壁上，有一些可以容人的椭圆形的掩蔽洞，如同现代作战工事的单人掩体一般，守卫的士兵在这样的掩蔽洞里，可以防御敌人的射击，同时又可以射击来犯的敌人。通过甬道，转过一个弯子，再有一个狭小的城门，转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弯道和小门，才能到达山顶的坪子上。山高大约有七八百米，看来，对方从山下攻上山来，经过步步设防的工事，一直到占领整个城堡，在古代的火器条件之下，是很不容易的。一位阿尔巴尼亚同志告诉我，在十五世纪中叶，阿尔巴尼亚杰出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曾经以克鲁亚山为根据地，凭据着古城堡，与土耳其侵略者奋战了达二十五年之久，可见这样的城堡在当年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了。

克鲁亚山上有一个山岭城市，城市房屋大部建在山上，现有居民一万多人。威武的斯坎德培铜像，位于市街的中心。克鲁亚山形势陡险，山顶上的古城堡也很雄伟，城堡上一座高高的雕楼，耸入在云霄之中。它是方形的，上有顶盖，堡身紧贴着陡崖峭

壁。四壁都有枪眼，可以瞭望和射击敌人。现在，周围的城墙败坏了，它却不曾怎么残破，还是象一个巍然屹立的雄峰似的，叫人感觉到它仿佛是经历过无数次战斗，曾经立过无数战功的一个巨人。我站在城堡上向波浪似的连绵的山巒和茫茫大海一般的綠野一看，就更加觉得这个古城堡是气概非凡了。

贝拉特市区横跨在一条洪流滚滚的河上，河两岸是对峙着的两座山，一座象马鞍子，一座高峰突起，山石崢嶸。两山上下皆有毗連相接的一幢幢一层层房屋，从房屋重叠的一面仰脸上看，这两座山好象就是由多层的房屋堆积起来似的。在夜晚，我曾站在河边，凭着鉄栏杆向左右两边看望，看到两山灯火通明，互相輝映，又觉得这两座山是由数不尽的珍珠綴成，十分光輝灿烂。在高峰突起的山上，有一个也很雄伟的古城堡，高踞在山的頂端。城堡的规模比斯庫台的要小些，也沒有那么长的圓拱形城门甬道，也不象克魯亚山上古城堡那样，有一座高大的雕樓。但是，因为这座山較斯庫台山和克魯亚山更为險峻，山道也更陡峭，紧貼着陡崖峭壁的城墙比那两个也要高一些，这个城堡也就显得气势更壮了。

这些古城堡建成在千年甚至两千年以前，又是建基在高山頂上，竟是那么坚固，那么壮观，是超出于一般想象的。这是出色的科学建筑物，也是伟大的艺术品，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听

說在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地区，还有比我看到的这几处规模更加宏伟的古城堡建筑，惜因時間关系，我未能前去一一訪問。从这些古城堡可以联想得到，古代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是经历过长期的内外战争的，这些古城堡当然是适应当年战争需要的产物。但从这些古城堡建筑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来看，在今天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千年到二千年前的巨大建筑，至今还保存着它們的基本面貌，还叫人对它們结构的精良、牢固，而又气派宏伟，不禁惊叹不止，証明着今天正在迈步直前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設的阿尔巴尼亚人，已經通过坚韧頑强的战斗，战胜了强大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法西斯强盜军队，摆脱了异民族千百年奴役压迫的痛苦，正在过着由自己的双手創造的自由幸福生活。阿尔巴尼亚民族是勤劳勇敢而又是富有智慧的民族。阿尔巴尼亚人民不仅拥有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今天正在继承和发扬他們的这种值得驕傲的民族传统。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